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萬曆野獲編

第一卷

○列朝一 【告天即位】高皇帝將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進。時上御新宮，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於天下人民土地，豪傑分爭，唯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戡定群雄，息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即晴。至日，日光皎潔，合祭天地。上即位於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未敢遽登至尊，且請烈風異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為公，未嘗矯飾符命，塗世耳目，真合堯舜湯武為心也。超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於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循至列聖，追祈先朝，帝后行禮如儀。又崇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興獻帝，效奉先為之。其後進稱宗亦祔於奉先殿，而崇先廢。

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祔廟，而徙孝烈方后於宏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祔享。其後，今上又遷三后主於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輟不舉。今歲時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為「小太廟」。

聞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謁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即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又云：「奉先殿為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革除末年，文皇帝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於雞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於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為位於文華殿而祭之。

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真君，改設歷代帝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丘為春卿，謂徐知證、知諤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寢廟，宜擇善地。上以為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涑即譏黜元世祖祀，李任丘亦執奏以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置別所。

唯寺內歡喜佛為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夷鬼淫像，可便棄之。不數年而此寺鏟為鞠場矣。邵、陶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宮領天下道教人銜矣。任丘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宮，智哉！

【帝王配享】太祖仿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擯不得預。詞嚴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背故主投義師者，真聖人也。若元世祖之侑食，則罷安童、阿術二人，而進木華黎與伯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並元君臣俱去之，時恨虜寇入犯，用漢武帝詛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為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為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穆宗在裕邸生長子，是為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期，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為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制文集】帝王御集，莫尊崇於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度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為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即徽宗播遷裔土，南渡尚能博訪遺文，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哀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在布人間。即下而詩餘小技，如世傳武宗諸帝聖制，莫不天縱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搜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龍圖，呼學士為老龍，直學為大龍，待制為小龍，直閣為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昉於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為大坡，拾遺為小坡，散騎常侍為大貂，補闕為小貂，又以吏部尚書為大天，郎中為小天，尤奇。

【訪求遺書】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版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也。初貯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邃禁嚴，事同前代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飽蠹魚，卷帙尚如故也。自弘、正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臬上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

時夏貴谿為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備開書目收採藏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備顧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因命俱已之。蓋上已一心玄教，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已拂聖意，故求訪遺書一並罷罷。惜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經籍所，又設興文署，以遍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反視為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臬之說得行，亦只供攘攫耳。

【賜百官食】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於廷，蓋用法雖嚴而馭臣有禮，且其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即恤勞亦宜然。

至末年賜亦漸疏，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持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李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八日吃不落莢，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麵，俱光祿先期上聞，凡朝參官，例得慶飫恩，亦太平宴衍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宴；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膳，又不在此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頓減，每遇令節，輒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矣。

四月八日為釋迦生日，所賜亦麵食，名不落莢者，從釋氏名也。世宗辟佛，改賜期於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麵，蓋凡屬釋氏必盡廢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歷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驅眾番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實錄不甚經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然亦不甚詳，至宋則備甚矣。《神宗實錄》初為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滅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從秘府傳出，始行人間，所謂硃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後以章、蔡本為誣罔，命再修，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矣。本朝《太祖實錄》修於建文中，王景等為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為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番所修，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絕不同，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為然。李景隆等進錄表，予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為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顏！

【監修實錄】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助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為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為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巽志，纂修官為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

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助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

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

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為監修，蓋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

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為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為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書成，各受上賞。然實錄已屬僭擬，即欲加隆於列聖之上，徒為識者所哂，無足為輕重也。

【避諱】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玄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並嫌名九字避之，科場韻腳用「九」字者皆黜落；高宗諱構，則並勾字諱之，至改「勾龍氏」為「緱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諱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為興宗康皇帝，猶為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日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優武修文，何以不議及此？至後章諱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璽文】自秦璽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為文，後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為一璽。以上俱六字為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為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甫即位，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逾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睹，驚寤，遂命匠琢此玉為大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遠邇，百官畢賀，大宴文武、四夷於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於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吻合。靖康之禍，諸寶俱為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攜以渡江，抑為十一寶之第十，蓋以蔡京所書，故諱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寶」亦為文皇所斥不用矣。而兩重器俱為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甫用事，宜有此誇誕之舉；革除時，方、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粉飾虛文如此，何耶？

按自古印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於何所？且宋「定命寶」號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於壞樓（故佛圖），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為神明所授，詔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只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園廟缺典】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屬道官為奉祀者行禮，乃京沖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愜，而無敢言及者。

至萬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傑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於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尚多可商。按宏治中，臺州人繆恭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為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事，無奈臣下溺下習聞，無能將順，惜哉！

【陵寢之祭】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諡興宗時加隆禩廟，有此縛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視為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為東陵，想當日追崇尊號，必追上陵名，既經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闕，有故臣太監吳誠識之，遂留之內廷以壽終，葬金山。鄭端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楊應能，升州為府，以土知州岑瑛為知府，異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為證，初不言其偽。《實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鞠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游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錮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弁州獨以《實錄》為真，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聞某年升州為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見正統四年十月，《實錄》內可查。）瑛欲並有田州，與知府岑紹交惡。總兵官柳溥議升思恩為府，益以諸峒，詔從之。尋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參政，改都指揮使。傳至孫濬，又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濬敗，其妾入官為婢（即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為獲僧而改，固誤；弁州以為無改府事，則又誤之誤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來歸也，為真為偽亦未可臆斷，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統初不過六旬，而楊應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立見，不待鞠已明矣。

史官撰《實錄》自宜用偽不疑縛成遂故事，以正國體，即真如陸文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清、李文達輩賢相，處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猶然若敖之鬼，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事楊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議，續其烝嘗，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巢刺王立后故事，未敢輕議也。近年陳南充議開局修史，言官因請復建文紀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輟，不果行。

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遭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賡和篇什，倘伴山水無一識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為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期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問為所惑，即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恨！蓋此段大謊，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或流傳於世，誤後學不小。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恨。蓋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

甲戌年，今上御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考。但相傳正統間，於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為府，如吾秀州之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為北

京，肅皇帝從興邸入續，已升安陸州為承天府，最合古義。唯憲宗以沂王再正儲宮，穆宗以裕王肇登宸極，二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為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迂而於國體有關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為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二州，地險而固，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為府治，從本省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帥開闢最為雄盛，且所領十縣俱上腴善地，尤宜急升為府，以資彈壓。今建議者非抵掌衛、霍即抗顏桑、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

又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別建一鎮為節度使，今亦宜並為一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為上腴，且統六縣，即設兩府治亦可。

【年號】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難，諸降附解、楊諸公扶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獻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以彰天眷，豈能諦考？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遽，何不詳審乃爾。唯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即今御歷久長，如川方至，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也。至若先帝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興邸已有隆慶殿，改名慶源；宣府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襄府隆慶郡王載鼎改封郟城，不免多一番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附馬游泰者）亦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為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後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號，雖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郎四十人，五代錢氏曾號湖州為宣德軍，宋正朝為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即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考。世宗入續，初擬紹治為號，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弘治為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蓄於隱微，特輔臣不及窺其端耳。況「嘉靖」二字，王守仁已稱示於所勒文矣，識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唯宋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為「有力者喜」，世宗甫即位，張、桂輩以廟議驟得柄政，盡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唯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附廟，俱無臣子侑食於帝，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唯夏文愍言為禮卿時，曾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為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於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唯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元孫倭幸得之，戶部左侍郎唐胄曾力爭以為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愜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進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唯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真不得其解。竊嘗考宋十三帝，唯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旦、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以上唯彬美、繼隆、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俱純為文臣矣。然則夏貴溪之議固未可非也。嘗妄臆之：仁宗朝如黃淮、蹇義等，宣宗朝如金幼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時亦有於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孚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漣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採擇否？唐胄之駁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從大將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得侯乃雲南之功而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永樂三年，滿刺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為一國之鎮，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上御制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沐日浴月光景融，兩崖露日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茲樂雍谷。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褻襲禮虔恭。天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眾子孫萬福崇。」

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制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誅異羯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邇源道義能迪功，遠島微寇敢鞠凶。鼠竊蠅嘍潛其蹤，爾奉聯命搜捕窮。如雷如電飛蒙沖，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禽奸凶。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喁喁。彤庭左右誇精忠，顧咨太史疇勛庸。有國鎮山宜錫封，唯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響，萬世照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鑲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袷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封為一國鎮。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軍鎮國之山」。御制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逆。懷懷賢王，唯化之慕。道以象胥，遙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調君猶天，遺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逆。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宣誠，金石其堅。西南番長，疇與王賢。轟轟高山，以鎮王國。鏡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

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於三公府，未幾卒於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諡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淳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為國並王，封其國中之山為鎮國山，上親制碑文，內繫以銘曰：「載彼高山，作鎮海邦。吐煙出雲，為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熇。作彼豐饗，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災靡瘳。室家胥慶，優遊卒歲。山之嶄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為終始。」蓋對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制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賓之國，屬鼻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IFLPC;所未有也。

【釋樂工夷婦】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論禮部曰：「教坊樂工數多，其擇堪用者量留，餘悉發為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鄉土父母之思，命中官遣回，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還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為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此，英宗初政，仁泱華夷矣。

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刺麻等六百九十餘名，亦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放添財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豬羊雞鵝二萬七千餘、子鵝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廚役六千四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尚亢濫破冒至此，況成、正以後乎？

【賜圖記】人主賜臣下印記，始於文皇帝賜井泉、張泌諸臣，至仁宗朝，蹇、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蹇、夏、三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宏緒，若憲廟之賜李孜省等，倭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桂安仁、李任邱、費鉛山、夏貴溪、顧崑山、翟諸城、方南海、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四樵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行繳上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諫」者。劉統適見之，云先朝三楊相公俱帶回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攜之歸，統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即用印記上聞。」方歎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繳上矣。」蓋當時揆地諸公無有不繳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唯賜張江陵一銀記曰：「帝寶忠良」，其事在戊寅張歸葬之年，令其在途、在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遭藉沒，亦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井泉、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廚役出身，二人俱被免死詔，尤奇。

【節假】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憂於元旦，至今循以為例。唯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為燈事嬉娛為臣子墮職業、士民溺聲酒張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甚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鋪以燈傳送，此起於弘治間。孝宗一日夜坐甚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曰：「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導，奈何？」左右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鋪軍執燈傳送。」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審案親屬，並禁其酒食過從，似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歸德為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正，其說甚詳，奉旨頒示天下，至欲並禁娼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論兩京教坊為祖宗所設，即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侑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於中宮王妃合巹及內庭慶賀，俱用樂婦供事，一革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外夷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伶官排長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為助貴縉紳自公之暇借以宴衍，即遇大比之歲，宴大小座師、新進郎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並欲禁之！隆慶間，山東葛端肅長西臺，曾建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眾咻而阻，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明及此，似未為知體。

【中秋無月詩】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為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按此雖佳，不如金海陵煬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誰遮定水晶宮，作許多通天障礙。虬髯燃斷，星眸睜裂，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弘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鳥鵲無聲倦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

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後，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駿】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駿圖，命輔臣張居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村壩大戰，胸膛著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兔：白溝河大戰，胸膛著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其三曰襄騮：小河大戰，胸膛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璧縣大戰，後曲池著一箭，指揮雞兒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夷名，文皇所收虜中號驍卒，用以衝鋒者，宜非盛庸、平安輩所敵，況李景隆乎？鄭村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馬首日南一日，至靈璧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詩章，俱不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文皇者，唯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竇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一中箭；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路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殷仲容為贊，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太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次，以故入金川門之後，慟哭於孝陵，始登大位，其艱苦可知矣。此四駿六馬者，載負真龍，出入矛戟，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煙何異？然昭陵宴駕後，琢石為六馬，列置柏城，如生前天廡之狀，後來天寶兵亂，遍體沾濕，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蓋紀實也。靖難四駿，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祖宗締構，與倒戈壺漿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權奇可也。

按成化間，劉文安（定之）所詠文皇戰馬本有八駿，自鄭村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烏兔，東昌府縣大戰中箭，都督童信拔箭；曰飛兔，夾河大戰中箭，都指揮貓兒拔箭；曰飛黃，樂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曰銀褐，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此後遂戰於靈璧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御馬皆傷，當時既有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馬而杜甫僅舉一拳毛騮，即其例也。

【從龍誅賞迥異】潛邸從龍之賞，宣宗之後即接景帝，凡舊臣俱沾恩命，而其一時之厚薄，後日之榮枯，竟成兩載，則莫如宣德一朝。如兩庶子陳瑛、張山，即大拜入閣，可云厚矣；而洗馬戴綸以兵部侍郎出鎮交趾，中允林長懋為鬱林州知州，一守夷方，一斥瘴鄉，此際之疏薄已極矣。其後綸死於獄，長懋久錮，至英宗朝赦出，僅得仍守鬱林。曾聞長懋因侍上，上還北京，取道水路，致觸聖怒；而綸之得罪則未詳。今觀《立齊閒錄》所述，則長懋及綸為宮僚時，多苦口犯顏，遇宣宗稍有銜違即以聞於文皇，銜之已非一日；長懋之出守，復多怨望語，遂下錦衣獄，並某弟刑部主事遵即亦出為慶遠通判；又勒懋摺指綸罪，遂逮至京，綸叔河南守賢太僕寺卿希文百口俱藉沒，希文幼子懷恩腐刑，至成化間為司禮太監，皆非常處分也。宣宗仁聖，不宜修故卻至此，意者以戴綸規切，將如內臣江保、黃儼輩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長史儀銘至兵部尚書，審理俞綱、伴讀俞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於天順鼎革之際，恩禮不替，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

懷恩在成化間，執大權，立大功，為本朝賢榘巨擘，然恩自云吳人，而戴綸則山東高密人，豈當時有所諱避耶？抑別一懷恩耶？

【賜講官金錢】御前八局中，有所謂銀作局者，專司製造金銀豆葉以及金銀錢，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宮娃及內侍賞賜。今上冲年，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攘奪以為笑樂。然有可異者，李古廉為侍講學士，宣宗至史館，袖金錢賜諸詞臣，俱爭從地上拾取，李獨立不動，上呼至前，以袖中錢資之。蓋寵異儒臣，偶一戲劇耳。景帝初年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閣臣陳循、高穀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為講官，每值講畢，輒布金錢於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覆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廣寒殿】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為耶律后梳妝樓，我朝成祖命留之，為後世鑒戒。宣宗曾為之記，蓋當時上及群臣，尚用為遊覽之所，其後日就傾圮，無人復登。然故老相傳及貴臣大璫以至隸人，則眾口云遼后妝樓，想文、章二聖亦未必知其誤也。此殿雖久頹廢，直至今上己卯歲端陽前一日，遺材盡倒，樑上得金錢百二十文，蓋厭勝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寶」，此號為元世祖紀元，可見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時閣臣張江陵首叨金錢之賜，備記其事，張集晚出，人不及睹，且事涉宮掖，世尤喜談也。則今吳越間靈岩之西施腳跡，吾邑之蘇小小墓，皆此類耳。

又傳金章宗同李妃坐此臺，出一對云：「二人土上坐。」妃對以：「一月日邊明。」一時詔為絕奇，不知乃本朝國號之讖。

【鱗衣】今揆地諸公多賜鱗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鱗，則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璫常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鱗、龍、飛魚、門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鱗衣云：「品官未聞鱗衣之制，諸誥書皆云鱗者大蛇，非龍類，鱗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鱗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為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

【天順年號】景泰七年秋，妖賊李珍者，浙之錢塘人也，為火居道士，聞苗賊作亂，往投之。遇武當山道士魏元冲於途，與言：「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執銀寨中，謂曰：「我唐太宗之後，生時有紫氣三晝夜。今聞空中人言，命我率兵征討天下，遂與元冲同至此。」苗賊俱順之，築臺稱僞皇帝，書天順年號，封苗首等為侯及都司等官，率兵二萬至天柱，為都指揮湛清擒獲，解京磔之。不數月而上皇復辟，正用此紀年。符符小寇，乃與聖主同號，蓋機兆亦非偶然。但天順二字，在遼穆宗已自稱為徽號；金宣宗時，蓋都楊安兒者亦僭號天順；至故元泰定帝崩，其太子阿速吉人即位於上都，亦以天順為年號，俱著之史冊。時武人石亨輩不足責，徐武功亦不學之甚矣。

【英宗即位日期】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後八年，先以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車駕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還京，凡蒙塵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宮者七年，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復辟登極，至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駕，前後不差一

日，豈運會偶爾相值，抑果如術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數耶？

按，吳越國錢俶，以八月廿四日之四更生，壽止滿六旬，即以其年八月廿四之四更卒，又與其父元瓘同一諱日。南唐國李煜以七夕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擬真主，然亦異矣。至南齊王奐妻殷氏，孿生二子，曰融、曰琛，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於市；又唐宰相喬琳亦生於七夕，後以降伏朱泚伏誅，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餘矣；宋蔡京父祖與身俱以七月念一日卒，三世同一忌辰，尤奇。

【複壁誅賞之濫】天順元年正月，南內奪門之功，昇賞過濫不必言矣，乃至無目人劉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樂工高鑿昇司樂，俱見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舉哉。以故朝天宮道士朱可名、大興隆寺僧本金，皆以誦經所祝乞官，而山西按察司俞本，亦以曾禱關羽廟，祐上還京，且錄告神詩文以獻矣。若於謙、王文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僂其身，永戍其子孫，足矣，何至藉沒其家？祖宗來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時已過於慘烈。至如閣臣岳正，僅以漏泄聖語（罪止戍邊），亦以其室廬及所有家具盡賜通事達官李鐸，無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廣，戰功與石亨相亞，特以於謙愛將，為曹、石輩所惡，即抵極法，且以其第宅並妻孥賜降虜皮兒馬黑麻，則尤國朝怪事。一時誅賞，不遵祖制，不厭人情，一至於此。成化二年，廣妻宿氏訴冤，憲宗惻然哀之曰：「范廣驍勇為一時諸將冠，中外奸臣以計殺之。」命其子升仍襲世職，仍還所沒家貲。則廣之妻小辱於匈奴者十年矣。後來忠義報國者，能無喪氣自沮耶？

【景泰初賜邊臣敕】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報至京師，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都出朝見及與銀兩鍛疋賞眾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唯知社稷為重，爾守將等只知為國守關為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切不可聽虜誘詐，慎之，慎之。故諭。」上鈐「郕王之寶」。此時監國才十許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真偽」，明示以睿皇再臨邊必當拒回，明矣；而「社稷為重」一語，早已佈告邊將，則監國登極以後自然全以此言折虜謀，乃其後獨歸罪於肅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羅通尋升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賜敕遂居內官潘成之前矣。通筮仕為交趾清化知府，後謫廣西河泊所官，路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己巳之難，需公大用。」其言果驗，亦異矣。

【憲孝二廟盛德】憲宗在東朝，景帝廢之為沂王，及登極，而訓導高瑤者建言請追復郕王尊號，黎文傳游時為庶子，疏劾之，謂瑤有死罪二。上批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顯是獻諂希恩，俱不必行。」數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既被此旨，自宜引退，乃此後在侍從歷成化二十餘年，至孝宗弘治四年始以南大司伯休致，抑何厚顏耶？孝廟初元，臣下欲治故錦衣都指揮使萬喜等罪，且藉其家，上不許，然萬妃當日若果進鳩於紀妃，揆之天理人情，即追雪怨毒，亦未為過，而孝宗以事狀未明，且恐傷先帝在天之心，迄不見從。此雖聖孝超越古昔，亦揆地劉博野諸公調護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貴之而不能得者，僅追爵孝穆之父福斌為都督而已，後有自言為元舅者二人，又太監陸愷者亦附會為皇親，俱官金吾，受厚賚，並於孝穆原籍祖塋設一巡檢司，以司守護。後詐冒事敗，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粵西尋訪真外家，究不能得，因命革所設巡檢司，訪求事亦遂罷。蓋初時訛報紀為李，故假托者紛紛起，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為廣西桂林人，實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後父李公為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自云孝穆親兄，其籍乃無為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知何據。

【君相異稟】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瑯瑯如貫珠。近年新安許文穆公頭岑岑搖，遇進講取旨，則屹然不動，出即復然。乃知君相天賦，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測。又有丙戌進士浙人羅應斗者，素強壯無疾，但每坐堂皇輒眩暈欲死，初起部郎陞郡守，謝事歸，後再起，病如前，甫抵任即去，此蓋福薄使然。

【貢鮓貢茶】楚中魚鮓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為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號，孝宗仁恕，仍命屬中使，減去船十隻，累朝因之。今上壬辰，以楚貢粗惡，至褫左方伯官為編氓，蓋又屬藩司，但不知改於何年耳。此等事皆職貢成例，敝規既立，貽累無窮至此。因見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本府宜興縣舊貢茶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萬斤，陳納過尚少九萬，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膏乃至此，令補者免進，仍於廿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二祖廟未遠，且宣宗聖德，尚不免加舊額至數十倍，即云減半，為數亦不少矣，況後世但知增不知減耶！

【召對】孝宗留心政事，優禮大臣，每賜召對，幾如古之晝日三接，此本朝極盛際也。先是，憲宗以天語微吃，以故賜對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劉博野、劉壽光等人，訪及時政俱不能置對，但叩頭呼萬歲，當時有「萬歲相公」之謔。今上淵默歲久，自庚寅元旦召吳門、新安、太倉、山陰入對；以後又廿五年而為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宮一事召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入內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語，吳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進言，厲聲命拿下，群閣哄聚毆之。事出倉卒，崇仁驚怖，宛轉僵臥，乃至便液並下，上回宮，數隸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數日而視聽始復，真所謂「天威在顏，使溫嶠不容得謝」者。況崇仁自登第後，尚未覲穆若之容，一旦備位政本，不覺失措至此，以視憲宗朝萬眉州諸公，又不逮矣。

【重修會典】《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至英宗復辟，復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蓋《會典》之權輿於此，但未及成帙耳。至弘治十年丁巳始創立此書，成於弘治十五年，賜名《大明會典》。進呈之日，上御奉天殿受之，宴總裁劉健等於禮部，命英國公張輔侍宴，典極隆重，即日孝宗御制序之，但未及刊行。至正德四年，刪潤而登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諸詞臣重修之，已有緒矣。念四年春，閣臣嚴嵩等又請續添新例以成全書，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賈溪等為政，以故如宗獻王、如分都、如四禘、如改制冠服俱詳載新制，而舊儀反略焉；又禮部儀司所列大行皇太后喪禮一款，則與獻王之章聖蔭后反居太祖孝慈馬后之前。至其後，又皆嚴分宜總裁，徒知取媚主上，而奈禮逾法則極矣。進呈御覽之後，世宗留之禁中，不制序不發刊，聖意深矣。至今上四年又命輔臣張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事，今刊行者是也。蓋此書雖四修，而人間傳行板本，止正德與萬曆二部而已。

【弘治中年之政】番僧尚師筍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護法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此成化間事也，至孝宗登極，已革去矣。弘治九年，又下詔升灌頂大師筍巴堅參為西天佛子，而道錄司左正一王應琦等三人，亦復真人高士原職；至十年，復賜真人王應琦、陳應循等真人印並誥命，而言官無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間僧繼曉、李孜省以左道進，後俱伏法；至是，太監李廣又以燒煉服食蠱惑孝宗。觀弘治十年大學士徐溥所上諫疏云：「所成何丹？所煉何藥？」而給事中葉紳之劾李廣也，謂一誑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緩疏之說，蓋其左道欺誕，亦不下繼曉等矣。十一年清寧宮災，吏部員外張綵又疏諫謂太監汪真、梁芳擾亂國典，脫萬死之誅幸矣，陛下何以復召還之。蓋李廣雖死，而直、芳再進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見，云：「近年傳升乞升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此成化末年增一倍，又進入內庫銀兩俱有定數，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宮銀至一百三十萬兩。」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賢玄武神像至武當山，用黃桅快船至八十餘，科道及吏書倪岳、兵書馬交升俱力諫，不聽；又太監孫振姪漢，乞恩送國子監讀書，允之，更累朝僅有之事；又尚膳奉御趙瑄獻雄雞等處問地為東宮官莊，上命官踏勘，戶部力言其不可，上云：「業已差官，姑俟之。」其時霸州等處有仁壽宮皇莊，仁壽孝肅后所居，時稱太皇太后，上祖母也，為給事中周旋等所糾，上命退出牧馬矣，獨東宮之獻地得請，何耶？異日武宗登極後，皇莊遍於畿甸，得無權與於此歟？以上數事，皆內璫輩媚上為之，雖於孝宗聖德無繆介之玷，較之弘治初政，則似稍不侔矣。宦官之繫治道如此。

按，張綵以曹郎抗疏，不可謂非直臣，其後至列逆黨。嘉靖間趙文華亦然。

【進璽】秦璽始末，予因也先嫚書辨之矣。本朝初無心於秦物，而弘治十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熊紳奏鄠縣民毛志學得一璽，

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下之禮部。時傳文穆瀚為尚書，以後世摹仿秦璽所刻，斷非真物，姑宜藏之內府，上是之，僅賞志學銀五兩，撫臣等別無加資。按，秦璽止四寸，即雍州璽所謂藍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陽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大至一尺四寸，其為不待辨。聖主之明察，禮臣之持正，勝宋元符君臣萬萬矣。

【御膳】人主御膳用素，唯孝宗朝為甚，每月必有十餘日齋，然皆光祿寺卿省舊例以進，而內庖自行供給；又因給事中徐昂言，仍發膳銀與光祿，以補上供之缺乏。至世宗久居西內，事玄設醮，不茹葷之日居多，光祿大烹之門既遠，且所具不精，故以烹飪悉委之大璫輩。聞茹蔬之中，皆以葷血清汁和劑以進，上始甘之，所費不貲，行之凡三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為故事，且奉齋日少，玉食加豐，自司禮掌印大璫以下，輪日派直。常見一中貴賣一大第，止供上饗殮一日之需，往往攢眉隕泣而不敢言，蓋先朝橫賜無紀，奉賜所得又多，以餘力辨此不難，而今上馭下最嚴，凡歲時例賞亦行裁減，贊御輩平居無策，唯以吏、兵二部為外府，居間之所得半充牙盤進獻。乃大臣之執法不能盡從，大璫恚怒，遂往往借中旨詰責，或至齟齬不安其位，真可慨也夫。

【先朝藏書】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雖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甚難；但掌管俱屬之典籍，此輩皆賢即幸進，雖不知書，而盜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歷朝所去已強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詔言當料理者，乃命中書胡熙、典籍劉禕、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繇是為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來傳聞，俱云楊升庵因乃父為相，潛入攘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則新都公方憂居在蜀，升庵安得闖入禁地？至於今日，則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為結繩之世矣。

【御輅】大賀鹵簿為大朝會丹陛所設者，大涼步輦一、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輅一、板輅一，至於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輦，其他用備觀美而已。按古有五輅，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輦輅以象負之，而革木之名不顯，意者木輅即板輅，唯革輅則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親征宸濠，曾乘革輅，最合古禮。玉輅則耕籍田用之，其他輅不知先朝亦曾御否。予兒時值乙酉之五月，今上以早躬禱南郊，自宮中即徒步入天壇，親見穆若之容，衣青苧布袍，繫黑角帶，天行矯健，群臣莫及，四閣臣俱侍從。時山陰王家屏為末相，中暍於途，扶曳以歸，潞王亦扈從上左右，直至午後，上始乘馬回宮，並步輦卻勿御也。至主上禁中遊幸，唯用棕輅，其制輕捷又減少步輦數倍。若古五時副車、金根車、豹尾車、雲母輦以至踏豬車、闖虎車之屬，其制蓋不傳久矣。

【武宗遊幸之始】武宗八駿之游，始於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元會罷後，御史程起充諫曰：「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百蠻待漏入賀，迨西而禮始成，比敬已漏下久矣，枵腹之眾，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而他臣僚失簪笏毀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聞者寒心。若倉卒變起，何以禦之？」上不省也。是年仲冬，上視牲入夜始歸，邊兵爭門，填塞閭內，踐踏多死。是時楊新都憂去，梁南海代為首揆，當以死生力爭，竟不聞伏闕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禮，遂出獵於外，又以夜半還；而三月傳臚，狀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燈火傳呼，始克竣事，蓋以宵易晝，習為故事，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問。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發軔於此。當元旦時，政地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套疏一二，不蒙俊改，遂持祿默默矣，焉用彼相哉！今人誤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為社稷臣，誤矣。其後吳廷舉以不諫止責蔣全州，蔣在正德為三揆，至嘉靖初始當國也。

【武宗托名】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後軍都督府，帶俸，出有敕書之賜，歸有旗帳之賀，此人所盡知；至於崇奉佛教，自稱大慶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時禮部尚書傅珪佯為不知，疏駁之曰：「法王何人？至與上尊號並列，當大不道，宜誅。」有詔不問，而下院之說亦止。按，此即嘉靖間奉玄冥加真人帝君之權輿矣。正德五年，自上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給金印玉軸誥命，此弇州已紀之異典者。又，《寶錄》云：「以大慶法王印為天字第一號，且鎮國公爵號亦命刻牙牌，與朝參官無異。」尤為奇事。又宸濠反時，檄文指斥上云：「自佩都太監牙牌」，則似未可信。

【武宗再進爵號】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為銜，提兵以行，其後親征應州凱旋，則又加官號焉。其敕諭兵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汛掃腥羶，安民保眾，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遠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蓋至是又易「威武」為「威遠」之號。至本年九月，遂進為鎮國公，後府帶俸，支祿五千石，造鎮國公牙牌，並賜誥券；又以自稱總督，因改天下總督官俱為總制。明年春，又加太師，未幾南討寧王，復以前銜仍稱威武大將軍統兵而南，安邊伯許泰為前鋒，掛威武副將軍印，泰因敢對人稱上為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師至京師，提督贊畫軍務平虜伯朱彬疏稱：「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略，擒獲宸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上優詔答之。前此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尚無敢稱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為同列云。威武之稱，古無其官，雖宋將曲端曾拜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後死獄中，非佳名也。

【人主別號】古來帝王，不聞別號，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想即別號矣。本朝唯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但升遐聖壽甫逾三旬，何以遽稱老？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唯興化李文定一時最當聖意，即今所傳「拱極眾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者是也。又嘉靖二十三年，內廷施藥於外，其藥有「凝道雷軒子」印，傳聞雷軒，上道號也。又云世宗號堯齋，其後穆宗號舜齋，今上因之亦號禹齋，以故己卯「應天命禹」一題，乃暗頌兩朝，非諂江陵也，未知信否。

【帝后別號】武宗南征，自號總兵官鎮國公，是以至尊而下夷於兜鍪將師，然猶舊名朱壽也；至於奉筭乾教，自稱大慶法王，則同西番人貢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玄，所加道家名號，大抵與宣和帝略同，乃於孝烈皇后亦追封妙化元君。夫龍虎山張真人母妻，例得元君封號，其後欲改封一品夫人，嚴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擬異端伉儷，何以示後世？二教之惑人，雖英主不免也。嘉靖間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稱元君。

【御賜故相詩】楊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寧庶人為名，幸其第，留車駕，前後凡三至焉。上賦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賀上聖武，數亦如之；又有應制律詩諸篇，刻為二編，名《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格為詩四章侈其事，其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想其時，文襄上南山之觴，以崔張傳奇命伶人侑玉食，王詩蓋紀其實也。楊是時特荷殊眷，徒以邀致六飛為榮，而不能力勸旋軫，僅以《冊府元龜》等書為獻，似乖舊弼之誼，然能止蘇浙之行，則功亦足稱。今世宗登極，召起再相，尚用詞臣潤色故事，而格心無聞焉。蓋此公雜用權術，逢迎與救正各居其半，宜為張、桂輩所輕。

【白服之忌】白為凶服，古來已然。漢高三軍縞素是矣；晉世婦人，一時俱簪白柸花，相傳天女死為之服孝，俄太后崩，疑為咎徵；但南朝天子燕居皆戴白，如宋明帝著烏紗帽、劉體仁遽易白紗是也。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尚素，凡江西從逆藩臬大小諸臣以至前吏部尚書陸完、左都督朱寧，皆裸體反接，首插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則梟首於竿，亦以白幟標其姓名，自東安門貫大內而出，數十里間彌互如雪，識者以為不祥。時已逼除夕矣，次年壬午之春，上即晏駕於豹房。然則國容軍容即屏除白色亦可，況俘囚廷獻，例頂緋巾、披紅衣乎？

【禁宰豬】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為諫官，謂上為王戌生，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此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時武宗南幸至揚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照得養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省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將豕牲不許餵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並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然則范致虛之說，又行於本朝矣。今古怪事堪作對者，何所不有。王侍郎為王憲，時扈上親征逆濠，後見知世宗，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康毅；范致虛從宋高宗南渡，亦拜宰相。

【禁殺怪事】古今殺牛，自郊祀外有厲禁，唯邊塞則不盡遵，此亦理勢宜然，內地則兩京俱日日享飫太牢，雖明旨不能遏也。乃禁殺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豬，則民間將所畜無大小俱殺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廟，當用豕牲，儀真縣學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斷屠，給事中胡汝寧遂請並禁捕蛙。按《周禮》，蠃氏供御食，即今所謂蛙也；漢霍光亦奏丞相擅減宗廟&~GGRLU;羔，則人主存亡俱用之，何給事好生，並及此水族耶？此與則天后時狼咬殺魚何異耶？較之成化間御史請禁驢騾同車，弘治間給事請防馬鬣被偷者，尚可恕也。

【壩上馬房】內外大小祀典，俱領之祠部及太常，唯有壩上馬房無所隸屬，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祿備牲羞，遣中官往祭，不知何所起，意必後世添設，非祖宗舊耳。今本房芻粟至煩，房部一郎官司之，所費不貲。先是成化十八年，內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歷孝宗至武宗已二十餘年，至是言官疏言：「壩上八處所拳，唯牛最浪費無算。先帝朝，給事許文錫建白，謂宜送之犧牲所及光祿寺，已得旨，以內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議，以省冒濫。」武宗允之。然壩上馬房，至今芻牧供應如故也，國家不經之費，往往如此。

【伶官干政】武宗之寵優伶，幾同高齊及朱耶之季，至賜飛魚等禁服，然官秩猶為有節，唯臧賢以教坊司右司樂請告疏，云病不能侍左右，上優詔勉留，仍升本司奉鑾供職，其禮視朝士有加焉，已為異矣；至中書官光祿卿周惠疇，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復托賢懇於上，以家遠難歸，乞暫留京師，詔仍復職，猶曰異途也；編修孫清者，登弘治壬戌一甲第二，以士論不齒去官，復用賢薦起為山西提學副使。時丹徒楊文襄為太宰，謂人曰：「如清者不以一官羈之，將何所不為？」冀以弭一時之謗議也。伶人盜橫，至操文學詞臣進退之權，不待與錢寧通逆濠，已當寸磔矣，乃僅賜杖遭戍凶終，世謂尚未蔽辜云。

先是，賢奉命祀碧霞元君，所過州邑，倨坐受謁，肩輿呼殿，官吏望風迎拜，至濟南，三司出城郊勞，俱具賓主禮。及賢戍廣西馴象衛，因獄詞連錢寧，寧懼謀泄，密使人殺之於張家灣。